用诗的泉溪之水浸润童心(一)

马淑琴

儿童的天性中带有天然的诗性，一颗纯净的童心离诗最近。童心与诗，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使成年人，只有永葆一颗童心，才能长久葆有诗的激情与敏感。“诗是语言的钻石”，生命中只要融入诗的元素，人生的链条和节点就会闪烁钻石般的光芒。

从2006年，我被聘为大峪中学分校“山谷风诗社”名誉社长开始，到近年来被多所学校聘与诗有关的职务，每周为四五所学校的诗歌社团讲诗歌课。15年来，和孩子们在一起，陪伴童心徜徉诗的天空，畅游诗的海洋，用诗的泉溪之水浸润童心，驾驭诗的梦，伴着童心一起飞翔。

一

我区的大峪中学分校最早成立了学生诗社，创办学生诗刊，开展各类诗歌活动。2006年，我有幸被学校聘为“山谷风诗社”名誉社长，受邀参加学校各类诗歌活动，点评作品、创作交流、吟读朗诵等等。但我深知个人力量的微弱与浅薄，于是邀请了吴思敬、任洪渊、树才、杨志学等十几位著名诗歌理论家、学者和诗人担任学校的诗歌艺术顾问，组成了强大的诗歌教育顾问团。这些专家经常到学校参加活动，开展讲座，使学校的诗歌素质教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大峪中学分校被北京作家协会批准命名为北京市诗歌特色学校。2010年3月29日，在学校宽阔的操场上，举办了北京市诗歌特色学校揭牌仪式和清明诗会。诗歌界专家顾问悉数出席，北京作家协会和区委、区政府领导为诗歌特色学校揭牌。十余年来，学校诗的情愫更为凸显，日常与诗歌教育的结合更为紧密，成果也更加显著。2020年疫情刚好转，校长就约我帮助作诗歌课程设计，并加以实施。同时，学校的附属小学刚成立，“小山谷诗社”也应运而生，我又被聘为“小山谷诗社”的诗歌指导，每周为诗社授课。使这所诗歌特色学校从初中到小学，贯穿了诗歌教育。

随着诗意的不断蔓延，多所小学成立了学生诗社，辅导工作更加繁忙。区作家协会组织了文学进校园活动，最多有7名北京市级以上的会员进校园讲文学课，我和秘书长李迎杰每周的诗歌校本课几乎马不停蹄。不光是讲课，而是全程服务。除了认真备课，课后整理学生诗歌，阅读批改，为下次课的作品分析做准备，使学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到提高，并且在微信群和学生交流。对于好的作品，在帮助指导修改完善的基础上推荐发表。然后，和校领导一起，在开学典礼、升旗仪式和诗歌创作表彰会上，对优秀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

二

初中和小学分别设置课程。小学开始是三至六年级，后来扩大到二年级，对一年级也做了些有益的尝试。低年级诗课图文并茂，从诗歌语言的形象画面进入，从与别人不一样的发现和表达开始，开掘孩子纯真的天性，从低到高，引导语言的形象与准确、真情、生动、想象力、虚实结合、动词运用、隐喻、童趣等等。每一个细小的概念，都是在诗的诵读和讲解中去吸收和融化；每一首经典作品，都结合深入浅出的道理去解读、去说明、去加深。以孩子的语境，进入内心，用诗的泉溪之水浸润心灵，以诗的符号和密码，接通真善美的世界。更让孩子们记住，写诗是创作，是创新，是独特，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新鲜与生动。从练句，到成诗，一只只小蜜蜂，逐渐学着用诗人的眼睛去发现、采撷、提炼和酿造。同时，我们也经常从孩子极富创造力的诗句和诗歌中得到启迪与灵感。

龙泉小学最先成立小作家协会，最早开设诗歌和其他文学课程。后来，大峪二小、东辛房小学、京师实验小学、大峪中学分校附属小学、北京八中京西附属小学等相继成立学生诗社，并且每周至少安排一次诗歌课。

京师实验小学的“京京文学社”成立于2018年，那天，站在阳光灿烂的操场上，少先队员给我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学校党支部书记为我颁发了“京京文学社顾问”聘书，又一起为文学社揭牌。这时，我看到一道靓丽的风景，即文学社成员全部身穿红马甲，红马甲背后印着“京京文学社”五个鲜艳的大字。温暖的种子在心头萌动，双眼泪花闪烁。这分明是一面文学的旗帜呵！我被这风景迷住了，被这所学校对于文学的尊崇与敬畏感动了。

“京京文学社”成立之后，文学活动从不间断，学校主任一直跟班管理，党支部书记和校长经常光顾。2020年新冠疫情刚缓解，我就接到校领导邀我讲课的电话，丝毫没有犹豫，立刻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诗歌课程。

诗歌班的30多名学员是从二至六年级中选出的优秀生。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仅学做小诗人，还要学做诗歌评论家。所以，每当评析学员作品时，都是作者先介绍创作思路，然后大家评论，最后我总结。同学们不仅积极性高，而且坦诚直言。有的说：“这首诗句子比较形象，但不够准确，需要修改。”有的说：“诗歌语言要短而精，这首诗句子太长，有些可以不要。”还有的说：“这首诗缺乏情趣，不够生动。”就这样，同学们完全把诗歌理论融合到写作之中，几乎每个人说起要点都头头是道，并且有所发挥。

为了让同学们认识和了解大自然，感受季节，学校领导和我一起带领学生到公园“寻找春天”，观察细节，提炼诗意。同学们用诗写自然写生活写理想，表达真善美的童心。写抗击新冠疫情、歌颂党和祖国，赞美大自然。作品不仅在本区报刊发表，还被中国诗歌网等选入。2020年底，三年级的两名学生跟我一起应邀参加了中国诗歌网和腾讯新闻主办的“童心与天真之诗——儿童诗空中朗读会”，朗读了自己的作品。我还把《东方少年》编辑部老师请到学校参加诗社活动，《东方少年》(快乐文学)2021年第10期，用6个页面刊发了“京京文学社”学生作品、校领导和指导教师感言，以及活动照片，使学校深受鼓舞。9月1日的开学典礼仪式上，我和校长一起为文学社优秀学员颁奖。

(未完待续)

爱我京城 战"疫"有暖有光有为

吕金玲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5月27日播报：本轮疫情得到有效控制。6月4日再播报：本市疫情整体进入扫尾阶段，好消息呀！自4月21日我市发现首例病毒感染者，疫情迅速扩散始，全市便拉响了警报。45天的紧急动员，45天的众志成城，45天的“动态清零”不动摇，45天的坚决阻断传播链，有多么不易。其间，上上下下、戮力同心，与病毒竞速之生命保卫战的一幕幕，交相融汇成一首首流动的诗，暖心的景，无言却有力、全方位地述说与提升着古老又现代的我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内涵与品质。

爱京城自上而下，各级领导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役中，站位高、思路清、态度明、措施硬、指挥有力，效果显著。疫情一发生，作为百姓领头人和主心骨的他们，迅即站到了阵地前沿，精准施策、缜密部署，率众向病毒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能想到能做到的基本都想到做到了。如暂停堂食、暂缓返校、居家办公、公交地铁停运或甩站、多轮核酸检测并招募采样志愿者、组建出租车应急保障车队等。且发动群众、人人参战，大疫面前，社会安定人心稳，与之高超的领导水准有绝大关系。

爱京城志愿者为国分忧解难的大爱大善大义大勇。有种情怀叫逆行。5月24日，我市发布了面向社会招募核酸采样志愿者的通知。虽说专业性强，白衣一穿闷热异常，但丝毫没阻挡有志者的热情。4部咨询电话应接不暇，30个小时报名2.4万人。“90后”女孩张海娟和姐姐双双报名入选，正抓紧学习上岗知识。在国家急需人手之时，他们主动请缨，发光散热，明媚成京城一道养心养魂、耐读耐思的秀景。

爱京城各居委会“严细最后100米”，兜底服务有温度。居委会虽处于组织末端，但却是居民须臾离不开的“当家人”。疫情期间，更凸显其不可或缺。如门头沟区月季园二区社区有支80余人组成、均龄古稀、忙前跑后却分文不取的“常青藤便民服务队”，疫情一来，工作量陡增。全天候道口值守、消杀打药、为居家隔离的人装探头、贴门磁等，像闲不下来的陀螺团团转。而自2016年成立以来，视情况开展的某些便民活动也没落下，如更换楼道纱窗、垃圾分类值守等。微光成炬，社区工作平稳高效运行，有他们的苦劳，也是功劳。党委书记刘坚说：“居民叫我们‘救火队’，是信任，是认可，是激励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是所有如他们一样只奉献不索取之可敬可爱的老人们美好心灵的真实写照。

爱京城高中生沈俊博用压岁钱打印古诗词，贴于两米线的创意与“每临大事有静气”的陶然；爱共同守护京城家园“健康绿”之“兄妹档”“夫妻档”“母子档”，在人们心头荡起的层层涟漪；爱京报集团等媒体人，转换角色，下沉基层，让青春之花瑰美绽放的华彩，爱……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最近也爆出了朴石、金准、中同蓝博三家医学检测机构违规操作之事。重拳出击不手软，彻查到底快人心，这更增添了我爱京城的理由与挚情。因对丑行恶行的严查严惩，也是战疫的一部分，是京城正气正义正能量的彰显与说明，同时彰显与说明的还有我市的决心、底气与力量。由衷想说：我爱北京、助力北京、祝福北京！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李影/作

煤油灯

刘晓青

爷爷的小下房拆了，满屋子陈年旧物无处安放，形成院落堆积的一角。父亲准备进行分类处理，有价值的留下，无用途的劈柴烧火等清空杂物角落。正赶上了假期，我也回去搭把手，清理中，一盏挂满灰尘的煤油灯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记事起，老家南山根儿就有一座发电站，听父亲说，我们乡十几个村的电灯照明就靠它。由于站小，供电面积大，因此电压不稳、阶段性停电那是常事儿。为了不影响百姓夜晚正常生活，煤油灯几乎家家必备，当然，在过去有钱人家蜡烛也是有的，毕竟亮度要高于煤油灯，在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有盏自制煤油灯已经很不错了。一贯爱好、要求完美的父亲，把我家的煤油灯装饰的有模有样，比买的还好看，15公分见方木头底座、20公分高圆形立柱顶端、用铁丝弯出的圆筒小护网固定在上面、一个盛完“安乃近”的玻璃瓶取代了油

壶、瓶盖上插入两公分长的小铁管儿、顺入瓶底一根纯棉线绳，一盏精致实用的煤油灯就出自父亲的巧手。

这盏煤油灯可以说是切切实实陪我度过了小学生涯，6年来，不知陪我熬过多少个晚自习，完成了数不清的家庭作业。那时爱停电，老师经常提醒：“各位同学，晚自习带蜡烛，可能停电。”为了省下两三毛钱，我只能带上煤油灯和洋火，自卑和攀比在我心里根本都不存在，反而觉得父亲做的煤油灯更加实用美观，高支架下的光写字更清晰。自习课后，电依然没有来，一家人共享煤油灯更是其乐融融，可谓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母亲缝缝补补针线活儿，父亲搓着老玉米，我继续完成家庭作业，煤油灯被围了个严严实实。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灯还是不亮，父亲显得有些焦急，随手卷起了叶子烟，只听“刺啦一声”，洋火的火光格外刺眼。嘿！原来是电灯亮了。我们看着各自的表情“噗嗤乐了”，你指她、我指你，指着鼻子下方黑黢黢的烟熏印笑得前仰后合。

煤油灯留着，虽无用处，但它记载着家的温暖，点亮了我走入新时代的征程，陪伴比什么都重要。

那夜仿佛蝴蝶

高丽敏

当我的影子被书的某页对折
心脏的鼓点失去韵律
像雨打窗纱
墨在笔洗里写意远方山水
每一滴都浓于墨
每一笔都黑于夜
我的双翅在夜里是划不开的桨
我被包围后再不能挣脱
退，退，退
隐在空气里
落进尘土里
闭上眼睛守着
我仿佛是被夜囚禁的蝶
等你灵光似的降临
破了这夜之茧
在你的眸子里
临风一展翅羽

门头沟的故事

东龙门的果园

柴华林

偶尔有一天，我猛然抬头看见墙上有一片果园，像桃树，也像苹果树。我眨了眨眼睛，原来是一种幻觉，最近经常产生这种幻觉，有时候能看见墙壁上有月亮或虚无缥缈的云彩。我看见墙壁上的果树，像一串串如火的红灯笼，在跳跃、在燃烧……我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我去的东龙门村那片果园，是春天或秋天，我也已经忘记了。我知道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几年，我望着墙壁上如幻影的虚无画面，脑海里出现朵朵绿色的云飘在空中。季风从九龙山顶吹过来，吹到这片果园的时候，开始在这里盘旋起来。崇化寺的泉水也不知道能不能流淌到这里，滋润这山坡上干燥的土壤。

我的思绪如决堤的江河一涌而下，分不清哪儿是山岗，哪儿是低谷，如记忆的流水，顺长河急流奔腾，好像没有停止的意思。我记得那时村里这片果园管理得很好，果园内还有一些弯曲的甬道，曲径通幽的高岗处还建一个八角亭子。村长就是站在亭子上无比自豪地对我说：这是全国水土保持的示范基地！亭子不远处还有一个“全国先进”的石碑立在那里。我当时也心潮彭拜和激动不已，全国的水土保持模范，真容易呀！

我还记得村子前面有一条铁路，不是旅客列车的铁路，好像是门头沟煤矿的货物专线铁路。白天很少看见有列车通过，每到黄昏时分，装载煤炭货物的火车就会响着鸣笛声，从村前驶过打破黄昏的宁静。那个时候，我家就住在村子的东面，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遥远的家乡，想到人生如旅行一样匆匆忙忙，像一站赶往又一站的忙碌奔波，一切又转眼而过，最后是时间把一切都给抛弃了，远远地丢在那生锈铁轨的后面。

我还记得东龙门村靠铁道沿线的地方，有一个耿王坟。据说是康熙时期的一个驸马爷与公主合葬的坟墓，算是村里一个很有名气的古迹，村里关于这个古墓被盗或被破坏有很多传说。村长如果说起来如数家珍，我那时对村长印象比较深，并不是他对村子历史了如指掌的熟悉，我特别佩服他的思想前卫和超前。村子后面有一座高高的煤矸石山，因为这个村子被门头沟煤矿和城子煤矿夹在中间，长年的煤炭开采堆积如山的煤矸石就在村子后面，村子就与区里联系准备在矸石山附近建煤矸石砖厂，村长与区里相关人员为筹建砖厂去国外考察，回来后绘声绘色跟我讲国外利用废弃煤矸石烧砖如陶瓷一般，技术如何先进，产品如何绿色环保，国家鼓励三废利用免税政策如何好，说得我心情一拥而上的激动不已，不久村长又面带神秘地让我看旧村改造的楼房效果图，我眼睛一亮，多么令人憧憬和激动的美好宏图呀！

我的墙壁上根本没有果园，那是我的幻觉。但东龙门村山坡上那片果园确确实实那些年管理得非常好，应该是好大一片的苹果树果园。后来，村里真的进行旧村改造了，但这时村长已经不是村长了，身体好像也不太好。有一次在新桥大街遇见他，他高兴地告诉我，村里拆迁了，分给他好几套楼房，过两年就能搬上新楼了。人生其实也如苹果树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终究也将枯萎和老去的。村长后来因病去世了，他没有看见村里盖起的高楼林立，当年那张令人向往的效果图，现实比那张蓝图建设得还美。

我把眼睛从墙壁上移开。那个村子，那片果园，还有那时村长和村民的梦想，现在不都一一实现了吗！其实，也没过去多长时间，也就是20多年的光阴吧，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让我有时候感觉是在梦里。三月里小鸟儿的鸣叫声，是那样清脆悦耳；小昆虫们都从寒冷的地下钻了出来，果树皱折的老皮处小昆虫正吃力地爬过去，树干上薄薄的嫩叶正吸取太阳的光线。春风正满带笑容地掠过河面，像剪刀一样把春天的植物都剪得绿茸茸的，到处都充满生机盎然。一棵树、一条河、一个村，或一个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洗礼，都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或脱变。然后，面对浩然正气的春天，一种新的生命体验便在心中油然升起。

“到外面走一走吧！”爱人一边感受阳光的温暖，一边对我说。

我抬头望向窗外，阳光明媚暖洋洋的。我突然意识到，趁这大好阳光，真应该旧地重游再看看今日的东龙门村了，虽然那里早已旧貌变新颜，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但记忆的镜头，怎么也会拍下时光的快门，找回那昔日的点点滴滴印象。

哦，我记忆中东龙门村的那片果园……